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刀气撼春情

怪 侠 系 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怪侠系列

刀
乞
撼
春
情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神技惊敌	(339)
第十八章	宁国斗智	(370)
第十九章	农舍觅踪	(395)
第二十章	三仙受挫	(415)
第二十一章	严惩四海社	(437)
第二十二章	警告弥勒教	(457)
第二十三章	胜负三龙女	(479)
第二十四章	如谜高大元	(501)
第二十五章	釜底抽薪	(508)
第二十六章	恩怨情仇	(527)
第二十七章	分化瓦解	(549)
第二十八章	苍天教徒	(571)
第二十九章	以武会友	(592)
第三十章	黄山遇险	(615)
第三十一章	淑女救人	(638)
第三十二章	扫荡群魔	(655)

第十七章 神技惊敌

远出十余里，已可看到小山丘陵，满目青翠，稻浪似海，遍野桑麻，村落星罗棋布，但道上甚少旅客往来。

陌生人在这一带行走，很难隐起形迹。

一声长啸划空传到，是从后面传来的，声源似在后面五六里，但依然感到有点震耳。

“咦！像是警啸声。”杜英讶然回顾。

视界被树林所阻，仅可远及两三里外。路上有几个乡民行走，当然不会是乡民兴来时的得意引吭长啸声。

“快走。”高大元脚下一沉，催促杜英加快：“混蛋！他们真的追来了。”

“是追来的人发啸示威？”杜英满脸狐疑，脚下放快：“应该不可能呀！他们有千里透视眼？”

“离开道路。”高大元折入路右通向一座小村的小径：“不久便知道了。”

他知道啸声发自大衍散人，这老道暗中跟在后面，发觉追赶的人，发啸声示警。

他不便告诉杜英有关大衍散人的事，虽然杜英曾比多次见过大衍散人，每一次见面，大衍散人似乎都要改变一次相貌装扮。他心中明白，大衍散人不希望透露两人交往的秘密给第三

者知道。

刚藏身在一丛灌木内，距大道约里余，九匹健马已飞驰而至，快速地赶到前面去了，并没发现他俩的藏身处，一个个策马急驰全神贯注赶路。

杜英的神色凝重，盯着远去的骑士背影发怔。

“果然是陆大仙那些爪牙。”高大元的目光，也追随骑士们的背影：“时辰未到，哼！咱们来好好消遣消遣，我有的是时间。”

“你有何打算？”杜英问，并没听清他的话。

“以后再说。”高大元动身向南越野而走：“路只有一条，所以他们放胆追，可能打算赶到前面去堵住去路，等后续赶到的人前后一堵，十拿九稳可以把他们堵住起网收罗。算盘打得相当如意，但没料到我们先发现他们。好，就让他们空欢喜一场，我们绕小路走，我打算引他们到处乱窜，制造打击他们的好时机。”

“咦！你怎么绕回去？”杜英发觉他所走的方向有异，的确像是绕回县城方向。

“用迷踪术和他们玩玩。”高大元一言带过，不多加解释。

“你算了吧！你在逃避。”杜英似乎对逃避不满，可能认为兵来将挡才有趣：“你的口气强硬，其实却是掩饰逃避的心态。”

“是吗？”高大元埋头急走，懒得多说。

“当然是啦！他们赶到前面布网张罗，堵截封锁，然后围堵收网，准备瓮中捉鳖。而你反绕回去，有如南辕北辙天各一方。更像参商两星，永远不曾碰头。既打不起来，也愈分愈远。”

“哈哈！你外行。”高大元愉快地大笑，根本不以为有大敌当

前而紧张担心。

“我怎么外行？”

“参与商根本不是两颗星的星名，称商是错误的。”高大元把无关的事提出大做文章：“我那些古代同道前辈，对天文颇有研究。但记载天文的读书人所知不多，断章取义搞错了，以致流传万载，一错到底。”

“古代同道前辈？你……”杜英听出他的语病。

古代同道前辈语意含糊，他不便说明意指那些修玄的前辈先知。老实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其中的脉络传承。

“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玄门方士热衷于修仙，仙是生活在天上的，当然在了解天的学问上下过工夫。”他避重就轻，只说与当前情势不相关的事：“高辛氏这位古皇帝，把两个整天你打我杀的儿子分开免生是非。老大阏伯迁至商丘、主辰，所以商的人以辰为商星。老二实沉迁至大夏，主参，因此夏的人以参为晋星。辰是房心尾的大火星，叫大辰，不叫商星。参是白虎，西方七宿之一的主星。所以应该说：辰参不相见，或者说商晋不碰头。如果不以主星而以星座为主，那就错了。每年的春分午夜或者冬至初昏，这两星座会同时出现在天空，房座出东南时，参座并没完全隐没于西北天际，怎么可能避免不见面不碰头？每年的这两天，这两个难兄难弟，铁定会在天上打起来，天上大乱，很可能一百万年后才可分出你死我活。”

“我听不懂，弄不清你意指什么。”杜英扭盯着他翻白眼：“我要知道的是，你绕道反走，改走南下池州道，要摆脱他们，是不是有意避免？”

“呵呵！他们人多势众，我逃避并不丢人现眼，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哦！你似乎惟恐天下不乱呢！”

“胡说！我在江湖游历见世面，如果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无风无浪平安大吉，岂不枉在江湖走一场？呆在家里饭来张口岂不得意？那多无趣呀！”

“难怪你伸手管了张家的闲事，故意向天暴星挑斗。呵呵！你一定可以看到大风大浪，我保证。”

“你是说……”

“不久自知。”

不久，指即将发生的风暴，他即将采取的行动。在离开太平府地境之前，他不会展开暴烈的行动。太平府地境还有五六十里，明天就可以远离。

杜英聪明机敏，表面活泼大方，其实工于心计，形之于外的气质，与内心的个性表现不同。

他与高大元结交为期短暂，已经发觉高大元并不怎么在意这份感情，并没把她当成意气相投的女伴。

也就是说，并没把她看做成熟的女人，有许多事瞒着她。几经试探希望深入了解高大元的底细，但都枉劳心力，徒劳无功，她无法进入高大元内心的世界。

相处愈久，她对高大元的好感也愈深。

可是，她外在的神色与性情，却产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这变化决非表现愉快。而且在高大元不注意时，她会用怪异的眼神，留意高大元的举动，像伺鼠的猫，情绪变得阴森而复杂，原来流露在外的活泼大方神态一扫而空，与她的年龄毫无相称。芳龄二八的小姑娘，不可能产生这么复杂的神情。

迄今为止，她对高大元的认识仍然有限得很，对高大元的想法和动向，也无从知悉，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正在扮一个失败者。

她知道的是，高大元的武功比她高些，机警与精明皆比她

高出一筹，但高低的差距并不大，尽管高大元多次救了他，成功并非由于武功超人一等。

她实在感到迷惑，有大群超拔的高手，用尽手段图谋，曾经再三被对方擒住掳走。结果，高大元不但能平安脱身，而且把一些高手名宿，整得灰头土脸，难道真的鸿运当头，一切灾祸皆无法造成伤害？有神仙在暗中保护，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未免太巧了吧？

陆大仙与弥勒教的漂亮女人，引起高大元的注意。

她，却被高大元忽略了。

她感到愤怒和委屈，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女人？

迄今为止，她还没有机会，在高大元面前表现出她是美女中的美女，没有机会显露她美女的醉人风华。她必须作有效的调整以扳回劣势，让高大元注意她的不凡。

她不再多问，埋头急走，一面思想对策，一面暗中打算。

同时，她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有点委决不下，难题很难克服。

高大元感觉出她的沉默，不时转首注视她的神色变化。

薄暮时分，他们在一座小山下的平冈村借宿，一问去向，才知道已经远离县城四十余里，村侧的小径，在五里外至宁国府的官道会合。村民前往芜湖县城，则走村前的小径。

这是说，他们并没真正向南走，绕来绕去，并没真正远离至宁国的主方向。

当然她并不知道，高大元对这一带相当熟悉。

高大元是很小心的，尤其是已经知道对方已大举出动，有坐骑作长途快速追逐，有超拔的高手布网张罗。他相信很难逃过对方的耳目；他本来就有让对方掌握他的动静。有敌情顾

虑，必须小心防险。

安顿期间，他便留了心。女人在外走动，歇宿时麻烦很多，他让农宅主人照料杜英洗漱安顿亲自外出走动察看形势，留意进退路线，观察有否其他异动。在外行走必须提高警觉。

绕过村南，那一带有一条小溪，林深草茂，地势相当隐蔽。

东南，是一连串小山冈高阜，那一边，五里外便是县城通向宁国府的官道。如果有蹊踪的人，很可能从这一方面接近。

对方假使循踪追寻，则会从西南角来。他与杜英，是从西南绕小径过来的。

暮色四起，景物朦胧，倦鸟归林，四野虫声。他无暇观赏入暮景色，绕过一座树林，想登上前面的小冈，以眺望官道方向的动静。

四野无人，村民都在村中准备晚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会有人在外走动了。

是风水林，林下的繁枝杂草曾经加以修饰，视界可及林的另一端。

除了他的踏枝声，不会有其他的人在林中走动。但他突然身形一晃，形影像是突然幻化消失了。

片刻，毫无声息。

左前方人影急射而来，一闪，再闪，每一闪仅可瞥见隐隐形迹，停止时隐藏在树下消失无踪，接近的身法可圈可点，快速灵敏不易看清。

每一次停顿，为期的片刻，可知正在小心地侦查附近的可疑异动，并没真正发现他的踪迹。

终于到达他预设的位置，藏身在一株大树后用目光搜索附近的树干。

是一个小村姑，但剑插在腰带上。村姑打扮活动不易引人注意，但携有剑反而欲盖弥彰。

强中自有强中手，小村姑知不妙了。蹲在树下向四面用耳目搜寻可疑征候，却忽视了身后，一只大手按上了她的后脑，五个强韧的手指，控制了颈脖，只要用力一收，便会像抓鸡一样扣牢她的颈脖。

——“我熟悉平冈村一带，也知道你的行踪。”小村姑不敢移动，用沉静的嗓音说。

“我并没故意隐起行踪。”高大元语气相当平和。

“我知道。”

“你替他们做向导？”

“不，我是专诚来找你的！”

“你找到我了。”

“高爷，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求你。”

“咦！你……”高大元松手，在一旁席地坐下。

“我家被他们占据了，我爹娘不得不在威胁下低头。就在我出现在我闺房的第二天……”

“我抱歉，我……”高大元无奈地苦笑，觉得皇甫家涉入此事，他有责任，他不该躲入皇甫家避难的，连累了皇甫家，他感到歉疚。

皇甫家受到裹挟，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对一些秘密教派帮会裹胁的手段，他是行家，那些被瞩目的对象，很少能逃出主谋者的手掌心。

引鬼上皇甫家的门，他心中有歉疚理所当然。

“那无关你的事，原因在于我一时气忿，为争渡伤了他们的人。”

“可是……”他仍然难以释怀。

“他们先派一些人，尽快赶到前面布网张罗。明天，他们将勒迫我爹娘带路，大举向你追袭。今晚，他们的所谓教中护法级的高手将可赶到，所以来不及一同出发追你。如果我爹娘被迫替他们效命，我很难逃得过他们攻击，我爹娘对宁国一带山区熟悉，而且有朋友协助。”

“你的意思，是要我釜底抽薪？”

“是的。我家的地道相当完善秘密，我能自由进出，所以他们无法有效困住我。我出来找你好几次，知道惟有你能够帮助我。要不，我去找弥勒教的人相助。三年前，他们就曾经着手劝诱我爹进教，我爹拒绝了，事急只好向他们求助……”

“你说他们的重要人物，今晚可能赶到？”

“听他们说的。”

“你回去等我。”他挺身站起。

“这……”

“不要去找弥勒教的人，那是饮鸩止渴。”

“可是……”

“让他们一大群可怕的高手穷追猛打，不是愉快的事。我去找他们，折他们的翅膀拔一些爪牙。告诉你爹娘，放胆带他们追，我不会伤害你的爹娘，这些人我应付得了。”他语气肯定，信心十足。

“我带你从地道进入……”

“你什么都不要管，小女孩。”他拍拍皇甫淑玉的肩膀：“而且当我以另一面目现身时，不妨挥剑直上奋勇争先，不让他们起疑，你家的人便可多一层保障。走吧！赶快回去！”

“高爷……”

一转身，身后的高大元已经不见了。

他不想在本地露面闹事，以免暴露身份。但夜间以另一面目出现，就不至于引人注意了。

他想到大衍散人，暗中打定了主意。

大衍散人一直就在他左近神出鬼没，设法唆使他大动干戈，自己置身事外看热闹，他为何不能拖这老道下水？

被太多的高手追逐，的确不是愉快的事，多增加一个强敌，就多一分危险。

有杜英在身边，他更感到缚手缚脚。杜英不能独当一面，应付不了陆大仙那种武功与妖术皆惊世的高手，一同行动，双方难以配合。

他确也不便拒绝小姑娘同行，当初他介入玩鞭亭事故，涉入小姑娘的事，小姑娘理直气壮，与他并肩联手，共同抗拒天暴星那些凶魔，何况天暴星已和陆大仙那些妖孽联手，岂能脱身事外？

另一原因是，他有点喜欢杜英，这小姑娘聪明活泼有正义感，走在一起颇不寂寞。

喜欢一个人，当然要以对方的安全为念。

虽然杜英是这次事故的当事人，要负一部分责任，所以他反对杜英走在一起，心理上早有打算，那就是除非偶发的事故，不需杜英参与其他的危险行动。这位小姑娘所知道的事，愈少愈好，愈少愈安全。

返回奇宿的农舍，已经夜幕降临。

农舍主人替他俩备妥丰盛的晚膳，夜间应该不会有人继续追踪，可以安逸他食宿，不至于再发生意外。

“发现异样吗？”食间，杜英信口问，知道他外出走动的原因，提前发现征兆，是保障安全的不二法门。

“没有发现异状，他们先头派出的人，不是负责追踪的。”

高大元不想让杜英知道他的打算，瞒下皇甫淑玉的事：

“如果他们能循踪追到此地来，必定是天暴星的牛鬼蛇神。天暴星的四海社，才是这一带的地头蛇。陆大仙那些人来自京都，人地生疏，盲人瞎马，不可能紧盯在我们后面撒野。如果没有天暴星的帮助，陆大仙那些人算得了什么？”

“你好像真的不怕他，我是指陆大仙。”

“怕他？他该怕我。”高大元表情怪怪地：“他在国贼严好的黑龙帮，发了不少横财，他该怕我找他勒索讨偿才对。今天晚上不会有事，放心啦！”

杜英聪明伶俐，听出某些征兆。迄今为止，她一直就无法从高大元口中，探出高大元的根底，以为高大元只是一个在江湖浪迹的一二流人物，到底是哪一种人，她依然一头雾水。

高大元这些话，可就不像一个安分守己的清白江湖人了，倒像一个充满霸气的黑道枭雄，一个择肥而噬的邪道大豪。

“哦！原来你对这个人有深入的了解。”杜英的嗓音有点不一样。

“开玩笑！我哪有闲工夫去深入了解这种混蛋？”高大元语气轻松，没留意杜英的神色变化。

“芜湖衙门那些可敬的捕房公人们，才需要花工夫对他作深入了解，一旦揭穿他的假证件假身份，那就有好戏上场了。我这人懒得很，碰上需要周旋的人，懒得去调查对方的三代履历，直截了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是玉皇大帝或者野地里的孤鬼，在我眼中，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一样的，一视同仁，小枝节可以马虎，大原则不会改变。那混蛋发横财与我无关，对我没构成任何损害，我没有进一步了解他的必要。他要主动找上我，一切后果该由他负责。”

“高兄，我的意思……”

“仍在怀疑我对付不了他？”

“盛名之下无虚士；他毕竟是名震天下，武功深不可测，妖术通玄的一代艺擎……”

“我如果怕他，早就该乘船溜之大吉了，只要雇一艘小木筏，上行下放或者划到对岸，他们追得到我吗？往山里的草木丛中一钻，他们能出动十万大军搜这一带山区？不要担心好不好？如果没有应付的能力，我会一窜五百里，早就鸿飞杳杳了。吃呀！天大地大，吃比天大，这时不宜想这些倒胃口的事。”

他说的是实情，不需其他逃亡的技巧，半夜三更往河边跑，风高浪急一头钻入水流湍急的大江，一漂三十里，在任何地方皆可登陆，怎么追？有十万人马对江也无可奈何。

这期间，高大元一进就处在下风，但从没打算溜之大吉，他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远走高飞。

他不但不走，反而把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

有些事故杜英不曾参与，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用何种怪招整治那些仇敌。

杜英仍想询问，但接触到高大元阻止她的目光，只好乖乖闭嘴。在某些时地，话说得太多会引人反感的，她很聪明，知道该适可而止。

这里离城已在四十里外，夜间不可能有风吹草动，正好放心大胆睡一觉养精蓄锐，担心意外那是没有必要的庸人自扰。普通旅客四十里要走半天，夜间县城附近出了任何事，皆与这里无关。

杜英被安顿在后房内眷的房舍，乡村人家早睡早起，事实上她也不便到前面客房，去找高大元秉灯度过长夜。

但皇甫家今晚相当忙碌，不但雄风会的会主率领弟兄赶到，而且苍天教的有分量执事人员随员抵达，皇甫家成了最合适的招待所。

先期出发前往布伏的人，已经乘坐骑走了，主力不必急急忙忙御尾穷追，反正煮熟的鸭子飞不了。

陆大仙真不敢苛待皇甫家的人，县城的治安人员，正在查证他的身份，如果皇甫俊豁出去准备同归于尽，派一个人上告就大事去矣！

他们也弄不清皇甫家防险设备的格局，所以根本无法阻止皇甫家的人出入。皇甫淑玉就可以彻夜不断在外活动。

皇甫家重要的亲友，已经早一天撤走了，这表示留在庄院的人如有三长两短，撤走的人将不惜破釜沉舟与他们生死一拼。

弥勒教方面的警告，也不能忽视。

弥勒教已明白表示，皇甫家的人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不但影响弥勒教在本地的生存发展，也影响其他秘密组织的生存。

皇甫俊是本地的士绅，出了大事谁也休想安逸。

苍天教的重要人物赶到后，大感兴奋，不但知道医仙王金的下落消息，而且乘机在这里建了根基。

陆大仙受到奖励，洪泽三龙女更是奖赏有加。

一教一会精英萃聚，弥勒教天胆也不敢前来自讨没趣，因此，警哨派出并不多，也不远派，仅在庄院四周，派了几个爪牙巡风放哨。

一顿酒席吃至二更末，几个号称酒将的人仍在拼酒。

陆大仙就是酒将，他那一桌的人都量大如海。会主绝剑天君方世雄，更是酒到杯干的狠角色。

席设六桌，他这一桌八男女身份都很高。

“那叫高明的小子带了一个小女人，竟然向山里逃，委实令人莫测高深，这里有些什么阴谋？”陆大仙一脸发青，是属于喝酒不红脸的人，说起话来依然清晰，可知他并没醉：“龙大小姐，你真相信天暴星所提供的消息？”

龙大小姐龙紫霄正好相反，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但神智仍是清明的，醉态可掬而已。

“天暴星所提供的消息，仅可供参考而已，我有正确的消息来源，证实他两人确是进山前往黄山。”龙紫霄的口气十分肯定：“那些书确在姓高的手中，你们不必怀疑我的消息来源是否正确。”

“他没有往山里逃的任何理由。山路只有一条，躲进去缺少食物日子难过。一剑愁与飞花玉女，保护张家的人，逃得无影无踪，天暴星只能望江兴叹。如果高小子往上江下江逃，咱们追得上他吗？”陆大仙总算神智清明，提出的问题不简单：“我怀疑他已经向池州走了。”

“噢！你的估计……”

“你的消息指出，他和那个小女人走小路。”陆大仙向龙紫霄郑重地说：“那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走宁国赴黄山，半途折向往南远走高飞。或者，他反而遁回县城藏匿。”

“你的想像力真丰富。”龙紫霄不屑地撇撇嘴。

“是吗？明天你们往山里追，我带了皇甫家的人封锁县城四郊。谁敢给我打赌，看我是否能把高小辈搜出来？赌一百两银子，如何？”

“少给我胡说八道。”坐在上首的方会主，制止陆大仙发酒疯：“皇甫家的人我要带走，他们是识途的老马，沿途有他们留意照料，一定十分顺利。”

“会主，我总觉得此中疑云重重……”

“该说是疑心生暗鬼，你一直就奈何不了那个高小子。”方会主用责备的口吻说：“所以一提起这个人，你就火冒三千丈失去冷静。我已经接手，你就不需乱出主意影响计划进行啦！”

“嘿嘿嘿……”堂下传出一阵刺耳的阴笑声，然后刺耳的语音一字一吐：“发觉王道士的仙书秘笈，是这个什么大仙的功劳，他当然要继续表功，乱出主意希望功上加功……”

“是这神秘的老鬼！”陆大仙惊恐地跳起来大叫。

灯光下看得真切，人站在堂下形象鲜明，青色大博袍，白花道士髻，画了大花脸，狰狞可怖不像是人。

其实，陆大仙并不能肯定这个怪人，就是那天出现在皇甫家，给了他一袖示威的同一个人。

重要的不同，是那晚的怪老人并没画大花脸。

“住口！老夫不是鬼，是神。”怪老人的嗓音，的确与那晚的怪老人相同：“你这老匪不但谋害了无辜的人，又在这里挟其他的无辜。好，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你们作恶多端时限已至，报应临头。”

怪老人的出现，表示皇甫家的一切警戒措施，皆没发生任何效用，外敌可以进出自如，登堂入室毫无阻滞，直捣中枢如入无人之境。

也许，这怪老人真是神，但不论神鬼，都不该出现在首脑们兴高采烈进膳的地方，首脑们的脸往哪儿放？爪牙们又如何向首脑们解释这严重的失职？

像被捣破的蜂窝，所有的人皆惊怒交加向堂下急抢。进膳的人并没佩带刀剑，但仍携有防身的短兵刃小刀小匕首，暗器也不开身，正好派得上用场。情势所迫，不由他们退缩，必须人人奋勇争先，是神是鬼已无暇多想。